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沙俄侵华史

第一卷

新
子
知
學

PDG

说 明

《沙俄侵华史》共分四卷。第一卷叙述早期沙皇俄国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订立。第二卷叙述十九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武力并吞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璦琿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经过。第三卷叙述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的经过。第四卷叙述十九世纪末至一九一七年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全书将在今后几年内陆续完成。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集体编写的。参加第一卷编写工作的有余绳武、吕一燃、刘存宽、杨诗浩、郑绍钦、徐曰彪。

第一卷初稿承部队、工厂、院校和机关的同志们认真审阅，为修改定稿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但是，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错误仍所难免，希望读者来信指正，以便在重印时再加修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目 录

前 言	1—6
第一章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 是中国领土	7—70
第一节 唐以前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与中原地 区的联系	7
第二节 唐朝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管辖	10
第三节 辽、金、元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的 统治	19
第四节 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辖境	36
第五节 清初的东北疆域	55
第二章 沙皇俄国侵略黑龙江地区的开端	71—127
第一节 沙俄向东方的扩张和对西伯利亚的征服	71
一、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和吞并伏尔加河流域	71
二、沙俄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和继续东侵	78
第二节 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开端	89
一、波雅科夫的武装入侵	89
二、哈巴罗夫的侵略罪行	98
三、斯捷潘诺夫的可耻覆灭	118
第三章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	128—218

第一节	沙俄侵略军的卷土重来	128
第二节	为侵略扩张服务的沙俄对华外交	138
一、	巴依科夫出使北京的前前后后	138
二、	米洛瓦诺夫和尼果赖使团	145
第三节	正义的雅克萨攻城战	156
第四节	《尼布楚条约》的缔结	170
一、	使团的派遣和谈判的准备	170
二、	尼布楚谈判和条约的缔结	181
第五节	《尼布楚条约》的性质	196
第四章	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的签订	219—270
第一节	彼得一世时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	219
一、	侵占我国蒙古地区大片土地	221
二、	义杰斯使华和沙俄对华经济掠夺	232
三、	伊兹玛依洛夫使华和中俄贸易的中断	246
第二节	萨瓦使华和《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 条约》的签订	253
第五章	俄国东正教会的侵华活动	271—298
第一节	俄国在华东正教会的由来和发展	271
第二节	披着宗教外衣的奸细	279
第三节	俄国商业资本的坐探	285
第四节	挂着“汉学家”招牌的文化特务	289
第五节	盘剥中国人民的吸血鬼	295
附录一	中文参考书目	299
附录二	俄文参考书目	303

附录三 西文参考书目	314
附录四 俄汉人名对照表	319
附录五 俄汉地名对照表	326

地图目录

《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划定的中俄 边界示意图	6—7
早期沙俄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路线示意图	90—91

插图目录

风景如画的黑龙江	11
矗立在特林的辽、金经幢	22
苏城地区的辽代龙纹铜镜	22
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	27
双城子近郊唐、金时代装饰屋脊的鸱尾	29
明代永宁寺碑	40
明代重建永宁寺碑	42
永宁寺碑位置图	44
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	48
貂鼠	66
黑龙江上游的捕貂人	68
库程汗英勇抗击叶尔马克匪帮的侵略	81
哈巴罗夫匪帮窜扰黑龙江	101
沙俄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	108
阿尔巴津城堡	134
俄国尼布楚统领阿尔兴斯基给米洛瓦诺夫的训令	147

清军围攻雅克萨	164
十七世纪末期的尼布楚城	180
《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第一条	198
一七〇一年雷米佐夫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	215
义杰斯使团觐见康熙帝	239
义杰斯向康熙帝辞行	242
十八世纪的买卖城	267
北京俄国东正教堂(北馆)	274

前 言

沙皇俄国是一个掠夺成性的殖民国家。从第一代沙皇伊万四世(一五四七——一五八四年)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八九四——一九一七年),三百多年中,沙俄一贯疯狂地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掠夺别国土地,压迫别国人民。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曾遭受它的欺凌、掠夺与宰割,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中俄两国关系史,实质上就是沙俄侵华的罪恶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史。

本卷叙述十七、十八世纪早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这个时期,正是沙俄版图迅速扩张,吞噬整个西伯利亚,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军事封建殖民帝国的时期,也是它开始争夺世界霸权的时期。作为沙皇专制制度主要社会支柱的贵族农奴主阶级,**“按照……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①力图扩大剥削范围,征服更多的“新土地”。与此同时,沙俄继西欧的一些国家之后,已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沙皇政府卵翼下兴起的俄国商人阶级,渴望扩大殖民地,夺取更多的天然富源和更广大的国外

^①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全集》第21卷,第85页。

市场，用赤裸裸的暴力为资本积累开辟道路。因此，这一时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反映了俄国封建农奴主对外征服的传统，而且带有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殖民掠夺的特征。沙俄侵略者的疯狂、凶残和野蛮，同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的暴行一样，都“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①

征服中国是沙俄对外扩张的重要一环。早在十七世纪中叶，沙俄在西伯利亚立足未稳，就把中国当作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竟然要求清朝皇帝“率领全体臣民”“归顺俄国”，向沙皇“纳入贡赋”，“永久不渝”，如若不从，将“以武力平定之”，妄图一举灭亡中国。但是，当时中国是一个独立的、较强盛的封建国家，具有一定的自卫能力。因此，沙俄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这与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沙俄勾结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半殖民地中国的情况比较，其结果有显著的不同。

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无孔不入，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军事侵略占有首要的地位。同时，沙皇政府还不断施展阴谋诡计；进行外交讹诈，广泛采用重金购买、派遣间谍、策动叛乱等卑劣手段。正如恩格斯所说，沙俄在追求既定目的时，“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②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3页。

②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7页。

利用一切机会侵夺我国领土，是沙俄对华政策的中心目标和突出特点。

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沙俄利用中国明清两朝交替、清军主力南下的时机，以雅库次克和叶尼塞斯克为基地，多次派遣全副武装的哥萨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①以东地区，窃据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到处抢夺财物、焚烧村庄、剽劫人口、杀戮居民，妄图把我国大片领土一口吞并。在中国军民英勇抗击下，沙俄的武装入侵遭到了严重挫折，不得不接受清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倡议，同中国举行谈判。一六八九年，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清朝方面允许把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原属中国的土地让给俄国，并给予沙俄以通商利益；俄方同意从黑龙江地区撤回它的侵略军队。《尼布楚条约》的订立，是出于中俄双方的需要。它是一个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缔结的平等条约。

《尼布楚条约》以后，沙俄改变策略，利用中俄在蒙古地区北部边境未曾划界的状况，乘机蚕食我国蒙古土地。清政府为了制止沙俄的侵略扩张，曾多次提议举行边界谈判，均遭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被迫中断中俄贸

^① 贝加尔湖原系突厥语，意为“水产丰富的湖泊”。我国汉代称“北海”，元代称“菊海”，清入关前称“北海”，十八世纪初图理琛撰写的《异域录》称“柏海儿湖”，《大清一统志》称“白哈儿湖”。

易。沙俄因担心边界问题影响对华贸易利益，才同意举行谈判。一七二七——一七二八年两国先后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了西从沙宾达巴哈东至额尔古纳河的中俄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已成为蒙苏边界）。通过条约，俄国获得了贝加尔湖东南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土地；中国方面暂时遏制了沙俄对蒙古地区的继续蚕食。

至此，中俄两国的东段和中段边界都已正式规定。至于西部地区，当时沙俄边界还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很远，同中国并不接壤。沙皇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年）虽然图谋占领额尔齐斯河上游直至叶尔羌的中国广大西北地区，但没有得逞。

经济掠夺，是早期沙俄侵华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沙俄垄断对华陆路贸易，每年向中国输出掠夺自西伯利亚的大量毛皮和本国其他商品，通过不等价交换，牟取暴利，以充实沙皇的国库，并为商人阶级积累货币资本。不论《尼布楚条约》或《恰克图条约》，都使沙俄获得了扩大中国市场、发展对华贸易的极大好处。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沙俄在对华贸易方面，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处于更优越的地位。

打着传教的幌子推行殖民政策，是沙俄惯用的伎俩，也是早期沙俄对华政策的另一重要内容。俄国东正教是沙俄“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① 在华的

^①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2页。

俄国教士，是钻入中国心脏的沙俄奸细。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挂着“汉学家”的招牌，到处刺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机密情报，直接为沙皇政府服务，为俄国商业资本夺取中国市场效劳。他们起了沙俄的大炮和商品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

早期沙俄从陆上对中国的侵略，与明末清初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从海上对我国东南沿海的侵略，遥相呼应。其中，沙俄侵华的规模最大，掠取的侵略权益最多。沙俄是中国人民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①从不屈服于任何外国的侵略和压迫。身受沙俄迫害的中国东北和北部边疆各族人民，为了保护家园，捍卫国上，首先举起反侵略的义旗，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抗俄斗争。这是遏制沙俄侵略的决定因素。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当时清政府实行坚决的民族自卫政策，也发挥了抗击沙俄侵略者的积极作用。沙俄侵略与中国爱国军民反抗侵略的斗争，贯穿着早期中俄关系史的全过程，构成了它的基本内容。

沙俄御用文人抱着殖民主义的偏见，竭力歪曲中俄关系史，散布了种种荒谬的论点。揭露沙俄侵华的罪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面临的一项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47页。

重要任务,需要做大量工作。本书的编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第一章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 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

第一节 唐以前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 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在沙俄侵华史上，领土掠夺占有首要地位。我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首先遭到沙俄哥萨克军队的蹂躏。沙俄殖民主义者矢口否认武装入侵中国领土的事实，硬说上述地区是俄国人“发现”的“无主土地”，妄图一笔勾销自己的侵略罪责。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把中国政府在自己这块土地上捍卫主权抵抗沙俄入侵的正义行为，说成是对俄国的“侵略”。为了揭示历史真相，在叙述沙俄武装入侵中国的过程之前，首先必须说明这个地区的历史沿革。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从远古起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劳动、生息和繁殖的地方。

远在新石器时代，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在黑龙江上源的石勒喀河

穴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器物，如带刻纹饰的有分支的鹿角、野猪牙制的工具、箭镞、有肩磨制石锛等，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有的甚至完全相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出土的陶器，也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陶器相似。这个地区的农业也是从中原传入的，当地出土的石锄、石镰等主要劳动工具，形制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殷周时代，贝加尔湖以东部落中使用的金属器如铜戈等，是直接在中原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们使用的陶鬲（lì 利）等三足器，不仅在总体形式上和古代中原地区的三足器相符，而且制作技术也是一样的。在这同时，中原一带的金属也开始传入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上这些事实，苏联的一些考古学家，例如奥克拉德尼科夫，过去也是明确承认的。^①

据历史文献记载，满族的祖先——肃慎人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最早的居民之一。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肃慎向西周“贡楛(hù 户)矢石砮(nǚ 努)”，^②建立了政治联系。公元前一〇一六年，肃慎贡使来朝时，周成王还命大臣荣伯作《锡肃慎氏命》。^③《左传》记载周朝的四境时说：

① 奥克拉德尼科夫：《石勒喀洞穴——黑龙江上游的古代文化遗存》，载《远东考古队著作集》第1卷（《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86种）；《海参崴附近砂磧半岛的古代居址》（《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12种）；《滨海地区遥远的过去》，1959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第77、116、134页；《外贝加尔地区的三足器》，载苏联《苏联考古学》，1959年第3期。

② 《国语·鲁语下》。

③ 《竹书纪年》，第9卷，周纪一；《史记》，第4卷，《周本记》。“命”是古代帝王以信物、爵位赐给臣下的诏书。

“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bó 博)，吾北土也”。^① 由此可以看出肃慎与西周王朝的密切关系。

汉代(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年)，肃慎又名挹娄，^②臣属于以今吉林省农安县为中心的夫余。夫余是汉朝的属国，隶玄菟郡。《后汉书》记载：挹娄“在夫余东北千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jǔ举)接，不知其北所极”。^③《晋书》记载：挹娄“在不咸山(即长白山)北”，“东滨大海”，“北极弱水，其土界广袤数千里。”^④由此可知，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东至海岸，都是挹娄的分布地区。^⑤三国时期(二二〇——二六五年)，肃慎(挹娄)同地处北方的魏继续保持朝贡关系，曾进贡弓、楛矢石弩、皮骨铁杂铠和貂皮等物。^⑥二六五年，晋朝代替了魏，肃慎又向晋朝进贡楛矢石弩。^⑦北魏时，肃慎演变为勿吉。勿

① 《左传》，鲁昭公九年。

② 《后汉书》，第85卷，《挹娄传》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晋书》，第94卷，《肃慎传》载：“肃慎氏，一名挹娄。”

③ 《后汉书》，第85卷，《挹娄传》。

④ 《晋书》，第98卷，《肃慎传》。

⑤ 奥克拉德尼科夫也认为：“在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和兴凯湖附近，以及现代的东北，几千年来居住着河上渔人和农人……最初是古代的肃慎、挹娄、勿吉和靺鞨。”(奥克拉德尼科夫：《石勒喀洞穴——黑龙江上游的古代文化遗存》)日本学者箭内互也说：挹娄的北境“应该到达松花、黑龙两江下游”。(《满洲历史地理》，第1卷，1913年东京出版，第226页)苏联考古学家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认为弱水是“黑龙江古称”。见《古代的黑龙江沿岸》，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2册，1953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第4页。

⑥ 《三国志》，第3卷，《魏书·明帝本纪》；第4卷，《陈留王本纪》。

⑦ 《晋书》，第3卷，《武帝纪》。

吉同北魏、东魏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四七一年到五五〇年朝贡不绝。^①同时，黑龙江上、中游一带的室韦、乌洛侯等部，也纷纷向北魏和东魏朝贡。^②到了隋朝（五八九——六一八年），勿吉被称为靺鞨(mòhé末合)，它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靺鞨贡使曾向隋文帝表示归附隋朝的愿望。^③随后，靺鞨著名首领度地稽率领千余家移居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县），隋炀帝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④室韦也相继向隋朝纳贡。^⑤隋朝是一个短暂的朝代，不久就被农民大起义的汹涌巨浪淹没了。代替隋朝的是强大的唐朝。此后，随着唐政府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的历史开始进入新的时期。

第二节 唐朝对黑龙江、乌苏里江 流域的管辖

唐朝（六一八——九〇七年）建立后，靺鞨和室韦等族纷纷归附。八世纪上半期，在俄罗斯人形成统一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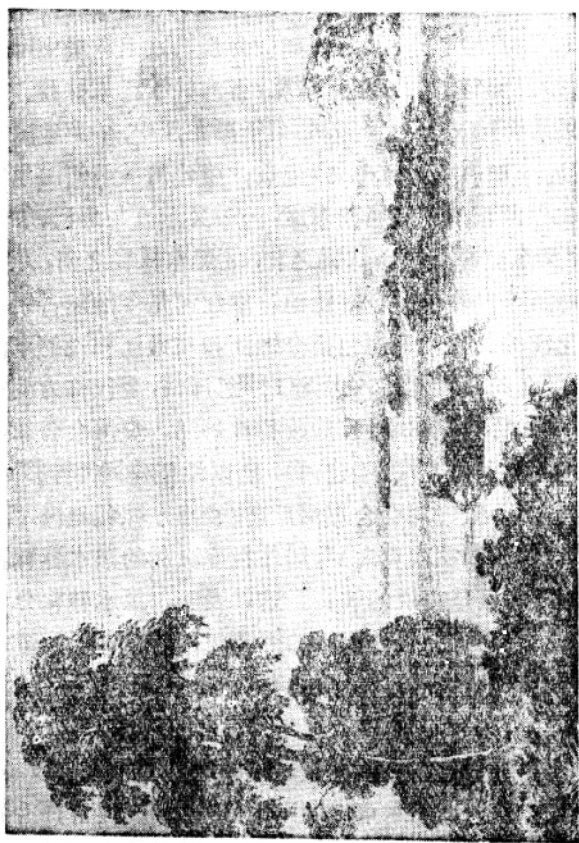
① 《魏书》，第100卷，《勿吉传》。

② 《魏书》，第4卷下，《太武帝纪》下；第100卷，《乌洛侯传》和《勿吉传》。

③ 《隋书》，第81卷，《靺鞨传》。

④ 《隋书》，第81卷，《靺鞨传》；《旧唐书》，第199卷下，《靺鞨传》。

⑤ 《隋书》，第2卷，《高祖纪》下；第3卷，《炀帝纪》上；第84卷，《契丹传》。



黑龙江如画风景